

他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六)

——怀念老领导杜述古同志

□马仁俊

(上接9月13日8版)

7.乐做善事，回报社会

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公司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杜述古同志便要我们一起出主意做点善事，回报社会。

杜述古同志在任县委书记时，就很重视松江的教育事业。县委、县政府为了加快培养当地适用人才，1984年5月筹建上海电视大学松江分校，1985年4月又创办松江县农业学校和松江县建筑工程学校；建校时，杜述古同志都亲自参加校长、副校长人选的选拔工作。

1988年6月，时任大江公司董事长的杜述古同志，欣然应邀出席松江县人民教育基金会成立大会，并代表公司向基金会慷慨捐赠人民币100万元。

当年7月，公司即将迎成立3周年。我们提议公司不要再搞什么“周年庆”之类的活动了，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设立“大江奖学金”和“大江园丁奖”，作为公司回报社会的善举。杜述古同志认为，重视教育，培养人才是强国之本，立即表示赞同。

此时，恰巧《解放日报》资深记者贾安坤等来公司采访，获悉后很感兴趣，后在1988年7月31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庆祝公司成立三周年仪式别开生面大江公司设立“奖学金”》时，配发了一篇题为《大江的纪念》、全文不足500字的短评，作了简明而又精彩的点评。

后经公司董事会正式决定，从翌年(1989)起，公司每年拿出人民币十多万元颁发一次“大江奖学金”和“大江园丁奖”，奖励范围和对象为公

司所在地的松江县小学、初中和高中的部分优秀应届毕业生和优秀教师，以及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江苏农学院、上海农学院和上海市松江农校的畜牧兽医专业的部分优秀应届毕业生和优秀教师。后来，又将颁奖范围扩大到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学院和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奖金额度也有所提高。杜述古同志执掌公司期间，这两个奖项每年颁发一次，从未间断过。

1989年，上海市教育局和《文汇报》联合举办“上海市十佳青年校长”评选活动，拟奖励每位获奖校长人民币500元，要求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杜述古同志听了我们汇报后说，每位获奖校长奖励500元太少了点吧，建议增加一倍，每人奖励1000元。主办单位获悉后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1993年，公司又主动向县政府捐赠人民币1400万元，支持县里建设一所职校。这是迄今为止，松江教育部门收到的最大一笔捐助助学款项。1996年8月，该校一期工程竣工，定名为“上海市大江职业技术学校”(今更名为“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成为松江新城最早建成的教育设施，成为“首批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和“上海市现代化标志性中等职业学校。”

此外，公司还向上海市通志馆捐赠人民币300万元，向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200万元，向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捐赠人民币150万元。

公司热心公益、乐做善事的义举，广受各界好评，先后被授予“上海市尊师重教先进集体”和“全国尊师重教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曾经读到一则关于张爱玲的文字，说张爱玲有个夙愿，就是在老去的时候，要一个人静看丝瓜爬蔓。那时我就想，退休以后，在自家院子里栽几棵丝瓜，像张爱玲心愿的那样，静看丝瓜爬蔓。今年春上，我想起了这件事，就在院子的铁栅栏边上，垦出了一寸土地，种下了五棵丝瓜。

于是，静看丝瓜爬蔓，便成为了我今年的一件最为得意最为惬意的事情。

丝瓜是一种攀援藤本植物，它的本性就是爬蔓攀援。丝瓜爬蔓，爬出的是生命的姿态。自从丝瓜长出藤开始，就开启了不停爬蔓的生长模式。如果不是有思想准备的观赏，还真会十分容易的忽略了其中的玄妙与神奇。我不是没有见过丝瓜，而且在小时候还跟着父亲种过丝瓜，但我真的没有“静看丝瓜爬蔓”的体验。自从栽下了五棵丝瓜秧苗之后，我的心就被“丝瓜爬蔓”牢牢了。丝瓜的蔓不仅抓住了它生长需要的支撑，而且抓住了我的心！

丝瓜爬蔓，就是丝瓜藤上的那根长在茎叶之间的蔓的攀援。我早就知道，丝瓜总是会爬蔓的，而且它们会爬到很高的地方，只是我没想到过丝瓜的爬蔓会神奇，那么令人心动。在丝瓜拔节之前，我曾经设想了很多爬蔓的样子，它们会将自己的茎叶紧紧的贴附或拥抱着能够攀援的栅栏慢慢往上，但丝瓜的爬蔓远比我的想象更为生动传奇。

丝瓜的爬蔓，贯穿着一种超越的精神。我本以为丝瓜爬到我家那个铁栅栏那般高，就不会再爬了。但是，当它们的茎尖越过了栅栏，它们的头却继续向上昂着，不愿意往下垂，即便有风吹来，它们扬一下头继续向上昂着！看着这“倔”的样子，我不得不找来长些的竹竿，捆绑在栅栏上，让它们可以爬得更高；然而，没过几日，五棵丝瓜很快又攀援到了竹竿的顶端，而它们攀援的步伐没有停止，还想“超越”。我想起了看到过画家画的丝瓜架，便又用塑料包装带子给它们拉了一座“绳索桥”，从竹竿顶端直接拉到了我家窗架子上，“绳索桥”足有四米多长。面对悬空的“绳索桥”，丝瓜们不仅无所畏惧，反而更显神勇了。

它们沿着“绳索桥”一路爬过去，四米多的距离没几天就跨越过去了，直逼我家的窗门。令人震撼的是，它们已经远离原来的出发点，却没有回头的意思，继续要“超越”，如今，已经越过了我一楼的窗门，继续沿着墙面向我家二楼攀援……真的是“丝瓜沿墙瓦上生”了。那情景，让我不由得想起哲学家季羨林在他写的《神奇的丝瓜》里的一段话：“这样细的藤竟能在一夜之间输送这样多的水分和养料，供应前方，使叶子长得又肥又绿，给土墙增添了活力与生机。”是啊，除了赞叹丝瓜的神奇之外，我已经无法知道它们攀援的脚步何时才会停下来。

丝瓜爬蔓，一路之上，并不平坦，也充满崎岖，充满挑战。首先，虽然会有架子给它们爬，但，爬上架子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丝瓜藤向上攀援的时候，无论是栅栏还是竹子搭成的架子，或者是“绳索桥”还是屋子的窗户、墙面，蔓并非很容易抓住的，很多的蔓刚从丝瓜的枝节处长出来的时候，常常发生不够长、够不着物体的情形。丝瓜的生长是离不开蔓的攀援的，蔓若够不着周边的物体，就无法攀援。但是，蔓仿佛有视觉、有智慧一般，它们会寻找到附近的物体；它们一点点的延伸蔓枝，延伸到够着物体，然后用蔓紧紧的缠绕住物体，直到让丝瓜藤可以稳健的前行。另外，丝瓜爬蔓的过程中也时不时的会遭遇风雨的考验，风吹藤动，刚刚触碰到物体的蔓被一阵风生生的“撕”开，但蔓无一丝伤感，无一丝灰心，不放弃，不懈怠，在风雨中把握机遇，奋力前行。丝瓜爬蔓之路，也是艰苦奋斗之路！丝瓜每前进一节，都是依靠努力获得的！前行路上都是不轻松的。

看着丝瓜爬蔓令我想到了人类的攀岩运动。攀岩运动在当今有“岩壁芭蕾”、“峭壁上的艺术体操”等美誉，因其富有很强的技巧性和冒险性，很受一些人的欢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一个十分流行的运动项目。其实，丝瓜爬蔓正是丝瓜的“攀岩”运动，丝瓜的一生都在攀岩，它们时刻都需要智慧与勇气，同样也需要冒险性与技巧性。丝瓜爬蔓的前方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但它

们却始终不怕困难，不畏风险，不忘初心，一路前行！我不知道人类的攀岩运动是不是受了丝瓜爬蔓的启发，但我深深感受到，丝瓜爬蔓绝不会比攀岩轻松！

丝瓜爬蔓，虽然充满艰辛，却也灵动优美。这又让我想到了一种舞，这种舞叫蔓舞。丝瓜的蔓，细而修长，且灵巧飘逸。尤其是在蔓还没有抓攀到物体之前，它的婀娜多姿的形态生动可爱，微风吹来，它在凌空起舞，轻盈优美，典雅矫健，若仙若灵，如舞台上轻步曼舞的演员一般，玉洁冰清，精妙绝伦，美不胜收，韵味无穷！这是丝瓜爬蔓的神奇，更是丝瓜爬蔓的魅力！

静看丝瓜爬蔓，有时候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感觉。那一棵丝瓜藤，从一株小小的秧苗开始，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自由自在的长出了它与众不同的样子。我看着它一天天的生长，总是被它生长中的现象所迷惑，甚至感慨万千。那根长长的丝瓜藤上，何处长叶何处长蔓何处分枝何处蓄花何处结果，仿佛都是有精致的安排、巧妙的分工及共生共荣的合作。没有一片叶子是多余的，没有一根蔓是消极的，没有一朵花是庸懒的。尤其是，当那些结果的丝瓜开始长大，一直长到硕大的个子在藤上垂下来的时候，我每每担心它们的重量让那些细长的蔓不能承重，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它们之间是默契的，是协同的。天工造物，总是那么完美！我常常想，那一棵丝瓜藤上，谁在用心组织，谁在统一指挥？

丝瓜爬蔓，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一道曼妙风景。人老了，坐在丝瓜架前，静看丝瓜爬蔓，品味人生浮世，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美事。静看丝瓜爬蔓，看的是一种普通植物的生长状态，却绝对不只是看植物的外在形态；又不只是粗枝大叶的看，而是静心静气的看；也不是有事没事去瞄一眼，而是作为一种风景去欣赏，既是欣赏丝瓜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单纯到繁荣的过程，更是欣赏一种生命所拥有、所创造的奇迹，进而让人会有一种奇妙的收获及对自然对人生对自我的真切体验，常常还会有一种来自自然来自生命的震撼与感动。

生活。

更令我振奋的是我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建国70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到中华崛起、民国国强。当今，祖国的政治影响、经济地位、科技能力、军事实力、国防建设等诸多方面，都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央！变化之大、发展之快、国家之强，让全世界感到震惊。这是唯有中国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也是海内外华人的骄傲和自豪！如今，我生活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生活衣食无忧，身体健康快乐，事业小有成就。我深深感到，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祖国是紧紧相连的，离开祖国的怀抱，幸福哪里去找？

祖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了我安定的家园，也给了我幸福的生活。今生今世，我都会把祖国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时时刻刻牢记党话，坚定不移跟党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衷心地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俞富章

丝瓜爬蔓好风景

一个归侨政协委员的心声

□孙志清

祖国，对侨居海外的同胞来说，是一个神圣而温暖的名词！我是一名归国华侨，历经了颠沛流离回到祖国，几乎见证了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过程，我对祖国有着一一种刻骨铭心的深厚感情。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有太多的心里话想对祖国倾诉。

我家祖籍山东。三十年代的旧中国，贫穷落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为寻找活路，我的前辈们被迫“闯关东”，辗转流落到与关东一江之隔的朝鲜国，在那里艰难度过了近二十个春秋，哥、姐和我都在那片土地出生。离开祖国的我们，就像没篷帆的小船，生活漂泊无助，前辈们深感“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每当家乡红高粱成熟的季节，就想要落叶归根，祈盼早些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和故乡。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

国轰炸机狂轰乱炸，摧毁了无数家园，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兄长的帽子被炸飞，姐姐的衣服被炸燃，朝鲜人民和在朝华侨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随时遭受死亡的威胁。在此危难之际，祖国向我们伸出援手，党中央、毛主席在作出“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决策的同时，号召和安排在朝华人立即回国。

侨胞们闻讯后都无比激动，热泪盈眶，大家欢呼着：祖国亲人来了！1953年春天，我跟随我的亲人们坐上了归国的列车。火车经过三天三夜的奔驰，来到了祖国北部边陲——黑龙江省，至此，我便成为了祖国的一位小归侨，黑龙江也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刚回祖国时，新中国尚处于旧社会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状态，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我们落户的小山村，并不是父母先前对我所描绘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大米白

面，住高楼大厦”，村民们都住着土坯房，满村子都找不到一座高楼在哪里。全村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交通十分不便。少不更事的我曾埋怨过父母，为什么要欺骗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总是笑着对我说：“会好的，很快就会好的”。后来我才慢慢地理解，他们是回国思乡心切，才对我编织了善意的谎言，我想，这个愿景，也正是前辈们心中的强国富民梦吧。

在祖国的艰难曲折中，我逐渐长大。我从农村学校考进了重点中学，1973年，党中央下发了《关于注意招收归国华侨和少数民族子女入学》的文件，我沐浴着春风，又考进了黑龙江省黑河师范学校，实现了我儿时的大学梦想，人生开始了新的起点。

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培养、教育下，我从一个刚开始还不太能听懂母语的小归侨，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事着人民教

师神圣的职业，还被吸收为区政协委员。

30多年的教学工作中，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我认真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曾有多份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我感恩党和国家对我生命的再造和成长的培养。

回到祖国生活近70年的岁月里，我耳闻目睹了我的第二故乡的历史巨变，过去的北方贫穷山村，现在已是旧貌换新颜。当年，父母对我的“谎言”，如今都变为现实。我曾怎么也找不到的高楼，现在随处可见。家家都有电灯、电话、电视机、手机，交通、信息十分发达。农村的医疗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老百姓还分享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红利。货物流通，带来各种丰富特产和风味小吃，让家乡人过上了连做梦也没想到的幸福